

诠释学中的诠释限度问题

王媛媛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诠释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在经历了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依据洪汉鼎先生的划分)之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经伽达默尔将其从方法论的维度提升到了本体论的维度,建构了哲学诠释学。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方法论角度还是本体论角度,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如何能把握好理解的限度问题,在怎样的范围内才能正确的把握文本或者说是历史流传物的意义。方法论的诠释学和本体论的诠释学总是很容易的就滑进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中。文章试图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诠释学在诠释限度问题上所做努力的概述,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前诠释学(圣经注释学和古典语文学);古典诠释学;当代诠释学;诠释限度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68(2007)01-0016-05

在《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一书中,卢梭曾这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言语(speech)区分了人和动物,而语言(language)则在很大程度上区分了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交谈立即就会明了该人是来自于什么地方,他的母语是什么。语言是我们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方式。然而言语的最初产生在他看来不是人们的一种在交流过程中的迫切的需要,恰恰却是伴随着激情产生的。没有激情,我们不会张口去表述内心的想法;没有激情,我们的祖先也不会游牧迁徙的途中用最简单的音节唤起同伴的注意,唤起部落内部的爱、憎、怜悯和愤

怒。正是有了言语作为基础,语言才会产生,才会其中也同样饱含浓浓的激情。《袖珍皇家语法》一书这样写道:“语法是说话的艺术。说话就是运用符号手段说明某人的想法,符号是为这一目的而发明的。可以看到,这种符号的最便利形式就是声音和言辞。但是,声音是瞬间的,于是发明了其他符号使之持久并可见,这便是文字,就是希腊人称作语法的东西”。^①当言语和语言从不同的背景中产生以后,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何以能准确无误的把握住言语、本文、历史流传物的意义?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我们,只是它被遮蔽了,使得

收稿日期:2006-10-13

作者简介:王媛媛(1983-),女,安徽青阳人。安徽师范大学05级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

① [法](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于音乐的摹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9.

没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直到解释学的产生。

“诠释”这个词并不是在二十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诠释学”也并非是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是值得用浓墨重彩去描述的。而关于怎样去阐述诠释的特征的问题争论在西方哲学史中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它困扰着很多的哲学家。

学界一般公认解释学的源头有二:一个是古希腊的语文学,另一个就是中世纪的圣经注释学。正是神学和语文学的发展要求理解和解释作为一门技艺得以产生。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引用狄尔泰的说法来证实这两个源头。狄尔泰认为“神学解释学的产生是由于宗教改革家要维护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以反对特利恩特派神学家的攻击以及其对传统必要性的辩护,而语文学的诠释学则是作为复兴古典文学这一人文主义要求的工具”。^①希腊的亚历山大王发动了一场向着古代回溯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诞生了基督教。从此,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已经不再是人们都能明了其意的历史文献,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神谕”,是上帝对生命意义的指示。诠释学的问题就开始伴随着试图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的活动得以展示。其实,对“上帝之言”意义的追寻在那样的年代岂是普通人就能完成的?同时,对《圣经》的注释也就由于对这种意义的追寻降格为一种纯粹的技巧,完全在教会的掌控之下,受宗教独断论的限制。随着解经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由于各自在不同环境中的体验不同,使得对经典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例如斯宾洛莎就曾在其《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指出《圣经》中许多年代不准确,事实不可靠,语句有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出现,就是人们开始对《圣经》这一基督教普遍的经典产生怀疑。而偏偏这种经典又恰好是基督教赖以生存的信仰的基础,于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开始受到动摇。此时呼声最高的是宗教改革家们,他们迫切要求进行宗教改革运动,并提倡《圣经》自解原则。当时的改革家路德认为,“我们既不需要传

统以获得对《圣经》的正确理解,也不需要一种解释技术以适应古代文字四重意义学说,《圣经》的原文本身就又一种明确的、可以从自身得知的意义,即文字意义”。^②但是,《圣经》由于是由许多单独的文本合编而成的,(例如:《旧约·出埃及记》、《新约·马太福音》等)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根据文字意义去理解。针对这样的情况,路德诠释学发展了从古代修辞学中得来的观点并把它发展成自己诠释学理解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细节都要根据其前后的关系和本文整体的目的去加以理解。在假定和承认《圣经》统一性的基础上路德教派确立了自己的“因信称义”的理解方向。这一点在诠释学史上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它使得对《圣经》这一特殊本文的理解开始朝摆脱独断论束缚的方向努力,虽然后世依据18世纪的历史观来看,它本身也是一种独断论,但它毕竟一直在努力。在我看来,这样的努力虽是不完全的,但是它启迪了人们的思维,使长期被遮蔽了的理解问题开始凸现。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像《圣经》这样的神圣著作所内含的意义?怎样去追寻“上帝之言”的意义,怎样去理解世俗著作,神圣著作的理解和世俗著作的理解之间是否存在有原则上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曾经的“上帝之言”的意义的大胆的追寻,直接导致的是19世纪初神学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所建立的圣经诠释学“对‘本文意义’这一问题高度自觉意识的产生”。^③在他看来,诠释学的任务就是把本文作为一种研究和认知的对象,把诠释学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和认知的方法,通过不断对诠释技巧的改进,使其能如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准确的把握住作者的原意。在这里,他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一种可以达到的真理的境界,试图通过对诠释学的自然科学方向的一种改造去完全把握住这种真理。虽然后世已经明了,这种遮蔽在精神科学中的真理的境界只可能去无限接近,而永远不可以达到。就如同数学中的极限一样,被无限的趋近,却不能真正实现。但是,施莱尔马赫使得诠释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① (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226.

② (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227.

③ (意)安贝托·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P4.

变,他第一次把诠释学定义为一种避免误解的技艺。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只有施莱尔马赫(受 Fro 施莱格尔的影响)才使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由于把理解建立在对话和人之间的一般相互了解上,从而加深了诠释学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同时丰富了那些建立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科学体系。”^①施莱尔马赫使诠释学挣脱了神学的枷锁,使其作为一般的方法论重新得到显现。同时,先前我们也提到了他对文本意义的高度重视。然而,以前的诠释学原则或多或少的制约了解释和理解的进行,制约了对文本意义的准确的把握。于是,在吸收前人诠释学精华的基础上,他强调的是心理学在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过程中仅仅依靠对语言共同性的分析去把握意义这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要求读者在解释理解的过程中能重现当时作者的心境,设身处地的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去解释理解文本。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后来常提到的诠释学上的“心理移情”。在“心理移情”的过程中,施莱尔马赫突出强调了读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读者能够真正参与到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去,这样就使得文本意义的产生成为了一种流变的过程,文本的意义也得以极大的丰富化。这是“心理移情”带来的积极影响。其实,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我以为它是它的消极影响。因为由于读者在理解的过程中,主观性的东西一直伴随其中,这样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理解的相对主义。按照潘德荣教授的说法就是,“此后,相对主义象一片不散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诠释学”。^②这种相对主义也就一直成为理解限度问题的根源。

在经过施莱尔马赫、兰克、德罗伊森等人的影响之后,狄尔泰成为了哲学诠释学的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有意识的把可理解的东西由普通的文本扩展到整个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去,使自己成为了历史学派的解释者。同时,他在继承施莱尔马赫心理移情思想的基础上也创立了自己的“体验诠释学”。“体验包含移情中所获得的同感,但并

不可以追求它们的完全吻合,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汇入其中,赋予被理解的对象以现实的意义”。^③在认为体验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狄尔泰用此还击了实证主义一直在攻击的理解的相对主义。心理移情导致了主观性的加入,导致了意义的产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很多意义是作者自己根本都没有意识到的,这样的意义是非确定的。这也就成为了实证主义用来攻击的把柄。狄尔泰用体验说反击,认为体验的共同性保证了意义的客观性,而非相对主义。狄尔泰认为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它需要通过解释来实现认知的目的;对于精神科学来说,它需要通过理解来实现认知的目的。这样的很明确的划分,给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圈定了各自的领地,使精神科学在经过漫长的努力之后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是,学界的很多学者认为狄尔泰一边抵御实证主义的进攻,一边又使诠释学进一步滑入相对主义的泥潭。

自海德格尔起,诠释学又发生了新的转变。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他们的诠释学理论虽都有主观性的东西融入,但是,这里的思维方式依然是“主客二分”的。他们把主观性的发挥看成是对客观意义追求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看成是求知的一种方法,忽视了理解在人自身生命活动中的意义和作用。这种忽视恰好被海德格尔所重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此在诠释学”,并完成了由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方法论的诠释学和本体论的诠释学的区别可见于伽达默尔和后来方法论诠释学代表人物贝蒂的关于“方法”与“哲学”的争论。对于诠释活动来说,这两者的分歧就在于:依据“方法”,解释的目的是要求得对文本对象如其本身即客观的理解;而依据“哲学”,解释就是对文本对象的主体性参与。^④

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此在”,在他的哲学中,他希望通过“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种种诠释,达到对存在意义的揭示。在他的诠释学中,“从一种崭新的视角对理解这一诠释

① (德)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731.

② 潘德荣、齐学栋.诠释学的源与流[M].2004年5月14日载于《学习与探索》

③ 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P16.

④ 本观点参阅了(德)伽达默尔、杜特著.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P8.

学的传统主题进行了探讨:理解不再作为读者追寻作者原意的活动和过程被谈论,而是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被关注。”^①也就是说,他强调读者自己是怎样理解的,去掉所希望达到的“作者的原意”,把理解作为一种通道,实现对主体自身的展现。“人”就是他自己所理解到的,理解什么就是什么,相信什么就是什么,重要的不是什么东西是真的,而是什么东西被信以为真。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理论使意义的发现过程转成了展现过程,但是主体性的参与使得这种意义的展现更具有相对主义的特征。这样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原意,我们无法进行衡量。在海德格尔那里总让人感觉到,意义是没有确定性的,它只是在无休止地漂浮着。“后期的海德格尔自己为了逃避形而上学的语言发展出他的半诗性的特殊语言”^②,这样一种状况使得有些学者认为他和荣格还有早期的歌德、谢林等人一样是摇摆于诗人和哲学家之间的,有某种所谓的神秘主义倾向。(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作家安贝托·艾柯)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很容易的就找到了意义的“漂浮”和“游移”的观念。就如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理论家保罗·瓦莱里曾说过的:“根本就不存在文本的原意这样的东西”。^③“诗歌乃是声调和意义之间经久不息的踌躇”。^④我认为这是可以作为他们神秘主义倾向的佐证的。

后来,作为海德格尔学生的伽达默尔继承了老师的观点,并把其观点更加深入化的加以发展壮大。伽达默尔同意老师的观点,认为理解揭示了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理解的过程中,此在不断展开,也不断的获得。同时,他很明确的表述了自己对诠释学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无论如何,我的探究目的决不是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而是要探寻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点,并表明理解从来就不是对于某个被给定‘对象’的主观的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⑤这是他自己对哲学诠释学采用本体论

路向的一种说明。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诠释的过程是我们和文本、历史流传物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对话交流与悉心倾听的过程,是我们作为主体和对象之间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在这样的对话交流过程中,对话的展开方式是不受对话者的预期加以影响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过程,也是一个难以预料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所有意愿,所有的一切意义都在对话的过程中得到展示,同时得到诠释的还有存在的意义。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第一部分里,伽达默尔详细论述了作为本体论阐释入门的“游戏”概念,这个概念奠定了他本体论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游戏的一个很特殊的特征就是,它并不是按照游戏者的意愿发展的,它恰恰是独立于游戏者意识之外不受游戏者主观意识影响的。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游戏者,只不过实际情况是游戏通过游戏者得以展现,游戏本身所蕴涵的意义其实要比游戏者主观意识到的多得多。同时,游戏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主体不断展现自身的过程。

在《真理与方法》一书出版后,很多的学者都指责伽达默尔有很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而事实上,伽达默尔也正是希望通过强调游戏者和观照者的互动也就是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来试图克服哈贝马斯等人所指责的相对主义倾向。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论,无一例外的彰显了主体在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诠释学的产生来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而它的理论恰恰使传统模式中的主体对客体的消极反映论转向主体间性的积极的能动作用,突出了主体间视域的融合,实现了由主客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消解了主体间性的断裂。然而,我认为这样积极作用的光环依旧掩盖不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相对主义的缺陷。这样的诠释,难免有给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理解文本的权利之嫌。

相对主义、诠释的限度问题从被重视的那天

① 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P16.

②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对话[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P7.

③ (意)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P37.

④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商务印书馆,2000.P186.

⑤ (德)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6.

起,就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不仅仅是我们文中所涉及到的西方诠释学,它还影响到语言学理论,人类学理论,影响到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在我看来,诠释需要主观性的加入,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的蔓延,无休止的衍义。对文本和流传物的理解是开放性的,开放的同时它也需要受到文本和流传物自身

的内在约束。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很可能导致“文本诺斯替主义”。也即“任何人,假如他急于将读者的意图强加在作者那无法得知的意图之上的话,都可以成为掌握着真理的‘超人’;也就是说,作者根本上就不知道他或她在说什么,因为语言代替了她或他的位置。”^①

参考文献:

- [1] 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于音乐的摹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3] 伽达默尔、杜特著的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 [4] 安贝托·艾柯等著(英)斯特凡·柯里尼编.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
- [5] 海德格尔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6]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对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 [7] 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8] 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INTERPRETATION STUDY CENTER INTERPRETATION LIMIT QUESTION

WANG Yuan-yu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philosophy,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study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it may be said is well-established, after experienced the Holy Bible interpretation study, the Roman Law explained the theory, the gener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as well as the humanities universal methodology (rested on Mr.Handing Hong division), the 20th century 60's passed through the gal to reach writedown from memory you to promote it from the methodology dimension tothal ontology dimension, constructed have constructed the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study. In this long developing process, regardless of is the methodology angle or the ontology angle, throughout could not get rid of an important question, was in the understanding process, how could grasp the understanding the limit question, how scope in could correct assurance this article or said was the historical spreading significance. The methodology interpretation study and the ontology interpretation study very were always easy to slide in the relativism mi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hrough to make the diligently outline to each kind of type interpretation stu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limit question, the exploration solves this question effective way.

Key words: First interpretation study (Holy Bible Interpretation study and Classical Philology);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study; Present Age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limit

责任编辑:谢斌

① (意)安贝托·艾柯等著(英)斯特凡·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05.P41.